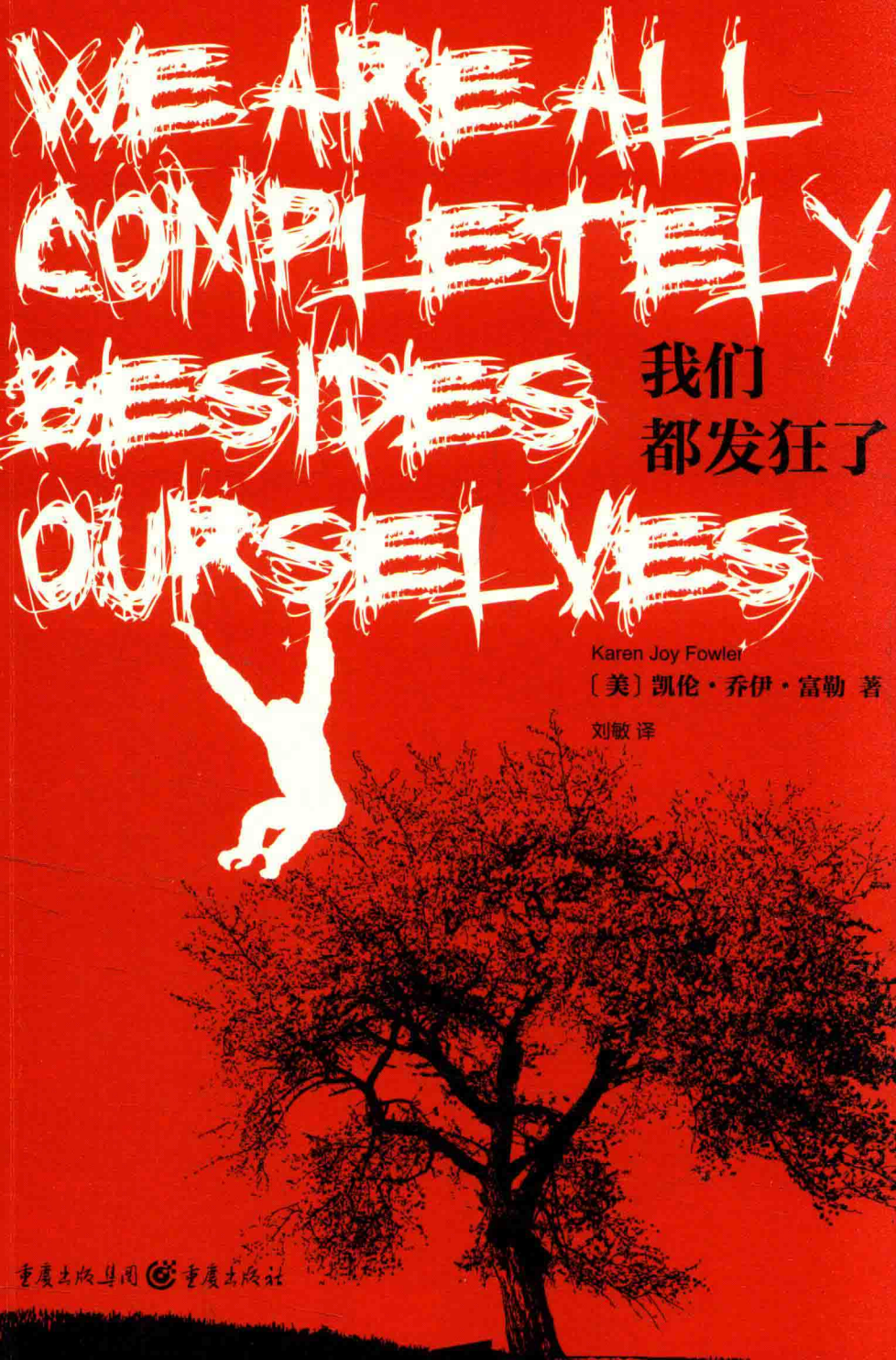




WE ARE ALL
COMPLETELY
INSANE

我们
都发狂了

Karen Joy Fowler

[美] 凯伦·乔伊·富勒 著

刘敏 译

WE ARE ALL COMPLETELY BESIDES OURSELVES

我们 都发狂了

Karen Joy Fowler

[美] 凯伦·乔伊·富勒 著

刘敏 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WE ARE ALL COMPLETELY BESIDES OURSELVES

BY KAREN JOY FOWLER

Copyright: © 2013 BY KAREN JOY FOWL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Friedrich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BEIJING ALPHA BOOKS CO.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5)第140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都发疯了/(美)凯伦·乔伊·富勒(Karen Joy Fowler)著;
刘敏译.—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6.10

书名原文:WE ARE ALL COMPLETELY BESIDES OURSELVES

ISBN 978-7-229-11417-6

I. ①我… II. ①凯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4115号

我们都发疯了

WOMENDOUFAKUANGLE

[美]凯伦·乔伊·富勒 著

刘敏 译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徐宪江

策划编辑: 于然

责任编辑: 张慧哲

责任印制: 杨宁

营销编辑: 徐言

装帧设计: 观止堂_未氓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t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0.75 字数: 203千

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谨纪念

伟大的温蒂·威尔¹，
这位书籍之王，动物之王，
我的精神领袖

1 美国著名文学经纪人。艾丽斯·沃克、马克·哈普林等诸多优秀作家，都是她的协助下，出版了自己的作品。凯伦·乔伊·富勒也得到她的很多帮助。这位伟大女性是她的挚友，也是精神领袖。2012年，温蒂·威尔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，享年72岁。

各位，我们作为猿的经历——或者是我们这种隐隐约约的感觉——都已经非常遥远了。但这种经历是每一个在这个地球上行走的生物——不论是小黑猩猩还是伟大的希腊勇士阿喀琉斯——的致命弱点。

——卡夫卡，《致科学院报告》

目录

序曲 / 1

第一章 / 5

那场将我与过去隔离的暴风雨停止了。

第二章 / 55

或许在日历上，这段时间只如白驹过隙，其实却是漫漫时日，难以倏忽而过。

第三章 / 117

我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不会这样富有人情味，但在这种环境中，我表现得好像自己早已把问题解决了。

第四章 / 169

我再说一遍：模仿人类的行为并不会让我高兴。

第五章 / 227

当然现在我可以用人类的语言描述猿的情感，
但结果是，我歪曲了他们的意思。

第六章 / 281

很快我就意识到我有两个选择：去动物园或者
音乐厅。

序曲

我现在的朋友要是知道我小时候是个话痨的话，肯定特别吃惊。两岁时，爸爸给我们拍过老式的家庭影片，没有声音，颜色也显得淡淡的——白色的天空，我的红色帆布鞋也成了幽灵般的粉红色——但是你仍然可以从这些纪录片里看出来我有多么能说。

影片里的我正在做小型园林绿化，从家门口的砾石路上捡一块石头，跑回家放到一个大洗衣盆里，然后再跑出去拿一块石头，就这样来回跑，每次只拿一块石头。我十分认真，但却在显摆。我眼睛睁得很大，像无声电影里的明星一样。我拿起一块干净的石英仔仔细打量，又把石英塞到嘴里，让一边脸颊鼓起来。

这时妈妈出现了，把石英从我嘴里掏出来，又从镜头里消失。但是我那个时候正在大声说话——你可以通过我的姿势看出来——所以她又回来把石英放在了洗脸盆里。整个场景持续了大约五分钟，其间我一直说个没完。

几年后，妈妈给我们讲了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，说的是姐姐讲话的时候嘴里会吐出蛇和癞蛤蟆，而妹妹讲话的时候嘴里却会吐出鲜花和宝石。我听完之后想到的就是家庭影片里的这一幕，妈妈把手伸到我的嘴里拿出了一颗宝石。

小时候我的头发是淡黄色的，比现在的漂亮多了，那时我还会为了拍家庭影片而打扮得像个洋娃娃。我用水把那随时会飘起来的刘海压在一边，还戴上一个蝴蝶结状的水钻发卡。只要我一转头，水钻发卡就会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我的小手扫过盆里的石头。我猜我当时可能在说，总有一天这些宝石都是你的。

我也可能说了一些与这完全无关的话。对我父母来说，这部家庭影片的意义不在于我说了些什么，而在于我能滔滔不绝地一直讲。

当然，父母有时候也得逼我停下来。妈妈曾经这样建议过我：当你想讲两件事情的时候，挑一件你最喜欢的讲，并且只讲这一件事，她说这是一种社交礼仪。不久之后，两件事变成了三件事，我需要在三件事情中挑一件我最喜欢的讲。

每天晚上爸爸都会到我的房间来对我说晚安，这个时候我就会打开话匣子，一直讲，甚至连喘气也顾不上了，拼命想用我的声音把爸爸留在房间里。当我看到爸爸已经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准备关门的时候，我就赶紧对他说：我还有话要说！关到一半的门就会停下。

爸爸会说，那就从中间开始说吧。客厅的灯光照在他身上，使他整个人看起来很疲惫，成年人劳累了一天之后到了晚上都像他一样疲惫。客厅的灯光照到卧室的窗户上就像一颗星星，人们可以对着星星许愿。

那就跳过开头，从中间说起吧。

第一章

那场将我与过去隔离的暴风雨停止了。

——卡夫卡，《致科学院报告》

1

我要讲的故事的中间部分发生在1996年的冬天。那个时候，就像家庭影片里记录的一样，家里早就只剩下妈妈、我和摄像机后面的爸爸了。1996年，是哥哥消失的第十年，也是姐姐消失的第十七年。在故事的中间部分，哥哥姐姐都不在了，尽管要是我不告诉你的话，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。到1996年，十几年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很少再想到他们了。

1996年。闰年。农历火鼠年。克林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，这太让人痛苦了。塔利班攻克喀布尔。萨拉热窝围城战役结束。查尔斯和戴安娜离婚。

海尔-波普彗星出现在地球上空。11月，有人称海尔-波普彗星后面有类似土星的物体。克隆羊多莉和击败国际象棋大师的计算机“深蓝”是那年的超级巨星。科学家发现了火星上存在生命的证据。海尔-波普彗星后面的土星状物体可能是外星人的太空飞船。1997

年5月，三十九个人拼命想登上这艘飞船。

在这种大背景下，我的生活就显得太普通了。1996年，我二十二岁，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混日子。这是我在这个学校的第五年，但我仍然在读大三，也可能是大四。我一点都不在乎工作、学校的要求和学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，所以我还是不能尽快毕业。爸爸总是说，我上学时间倒是很久，却没学到一定深度。

不过我一点都不着急。我没有什么野心——既不想受万人赞赏，又不想被人责骂——我就夹在这两者中间受着折磨。但这并不重要，没有哪个专业绝对能把学生带领到其中一端。

我仍然在花父母的钱，他们觉得我越来越讨人厌了。妈妈最近很容易生气，她以前可不是这样。妈妈生起气来理直气壮，好像吃过兴奋剂一样。她最近宣布以后再也不做我和我爸的翻译员和传声筒了。我和爸爸后来很少说话，所以我并不介意。爸爸是一名大学教授，骨子里是个老学究。每次跟他讲话一定会被教训，就像每吃一颗樱桃都会有核。直到今天，一听到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我都想咬人。

那年秋天来得很突然，就像一扇突然打开的门。一天早上我正骑自行车去上课，一大群加拿大黑雁从我头顶飞过。我看不到它们，也看不到其他东西，但是我听到了头顶上大雁们奔放的叫声。那天早上吐尔雾缭绕，我被困在了大雾中，拼命蹬着自行车穿越重重浓雾。吐尔雾和其他雾不同，一般的雾都厚薄不一而且飘在空中，而

吐尔雾却又厚又重。人们也许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中都不敢快速移动，而我却不同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恶作剧和恐怖事件，所以我觉得在大雾里骑行特别刺激。

湿湿的空气让我觉得神清气爽，稍稍转换到了我狂野的一面。说到我的狂野，我可能会在图书馆调戏坐在我身边的人（如果那个人长得好看的话），也有可能会在课堂上做白日梦。我之前经常能感觉到我狂野的一面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，但是这种感觉却没有有什么用。

中午我在学校餐厅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好像是奶酪三明治，算了就当是奶酪三明治吧。我习惯把书放在我旁边的座位上，要是有人感兴趣的人过来，我就快速把书拿走让他坐过来；要是无趣的人过来，书放在那儿他们就不能坐过来了。二十二岁的我对“兴趣”的定义特别肤浅，而且拿我这套标准来看，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无趣的人。

一对情侣坐得离我不远，女孩的说话声越来越大，我被迫听起了他们的谈话。“你他妈的想要更多空间？”女孩大吼。她穿一件蓝色短袖T恤，戴一条挂着玻璃天使鱼的项链，又长又黑的头发编成了一根凌乱的辫子。她站起来，胳膊一扫，把桌上的东西全扫到了地上。她有漂亮的二头肌，我以前也希望能有她那样漂亮的手臂。

桌上的碗盘全都掉在地上摔碎了，番茄酱和可乐溅了一地，跟各种碎片混在一起。当时餐厅里肯定在放音乐，因为现在所有餐厅都有背景音乐。我们的一生都混在各种声音里（有些声音极具讽刺意

味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但我就是随便说说)，但是我确实不记得那天到底有没有放音乐。也许那天餐厅很贴心，没有放音乐，四周很安静，只有烤肉的吱吱声。

“怎么样？”女孩问道，“别跟我说让我安静，我不是在给你更多空间吗？”她使劲推桌子，把桌子掀翻了。“这样呢？”她提高了声音，“能麻烦大家离开这里吗？我男朋友需要更多空间。他妈的他需要很多空间。”她砰地把椅子推倒，椅子刚好倒在那一堆番茄酱和碎餐具上。之后又传来各种东西被砸碎的声音，还有咖啡在半空中飘荡。

其他人都惊呆了——拿叉子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勺子泡在汤里面——就像是维苏威火山爆发后人们的反应。

她男朋友说了一句：“亲爱的，别这样。”但是她并没有停下来，所以他就不厌其烦地一直说。她又跑到了另一张桌子前面，那张桌子上只有一个装着脏餐具的托盘。她很有技巧地把桌上所有能摔的东西都摔碎了，把所有能扔的东西都扔了。一个盐瓶在地上旋转着，转到我的脚边停下了。

一个年轻人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结结巴巴地劝她吃点镇静药。她朝他扔了一个勺子，勺子从他额头上弹飞了，声音很大。“别帮混蛋！”她的声音可一点都不镇静。

他蔫蔫地坐下来，睁大眼睛，对屋子里其他人说：“我没事。”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任何说服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反应过来了，

“吃屎吧！我被打了！”

“就是这坨屎，我再也不想跟这坨屎在一起了。”女孩的男朋友说。他个头很大，脸却很瘦，穿一条松松垮垮的牛仔裤、一件长外套，鼻子长得像一把刀。“你尽管把这个餐厅都砸了吧，你个发神经的婊子。不过你得先把我家钥匙还给我。”

她又扔了一把椅子，椅子在空中的时候离我的头大概只有四英尺。不不，四英尺应该是我说了，应该不到四英尺，因为椅子砸到了我坐的那张桌子，把桌子掀翻了。就在桌子倒地的瞬间，我抓住了我的玻璃杯和餐盘，而我的书却砰地掉在了地上。“你过来拿！”她跟他说。

这个场景正中我的笑点，一个厨师在一堆碎盘子上发出邀请，我立刻就抽筋一样笑了起来，我的笑声听上去像奇怪的鸭子叫，所有人都转头看向我这里。我赶紧停下不笑了，因为这不是一件好笑的事，所有人就又把头转了回去。餐厅玻璃墙外面已经站了一堆人，他们注意到了里面的动静，正在观战。有三个人本来要进来吃饭，现在就在门口停下了。

“别以为我不敢。”他朝她走了几步。她用手舀了一把沾满番茄酱的方糖朝他扔过去。

“我受够了！”他吼道，“咱们没戏了！我会把你的垃圾扔在走廊里然后换锁！”他转身要走，她朝他扔了一个玻璃杯，正好打到了他的耳朵。他踩空了一步，踉跄一下，用一只手摸了摸被打的耳朵，